

# 人生因读书而丰盈

袁宝霞

我是在平区信发街道中心小学的一名语文教师。如今，人到中年，回忆自己的人生历程，是书伴我左右，伴我一路成长，书香浸润了我的人生。

我认为书分两种，一种是无字的书，一种是有字的书。

大自然就是一本无字之书，四季更迭、风雪雨露、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等，可谓包罗万象，我们要做有心人，用心去读这部无字之书。

有字之书，浩如烟海，所以读书也要有选择。儿时可看的书籍有限，我喜欢读一些连环画之类的“小人书”；初中时，受姐姐的影响，我开始阅读一些文学作品，如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，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，张恨水的《金粉世家》等。20世纪90年代我在聊城师范学院就读时，校园流行金庸、琼瑶作品，所以又跟风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作品。工作后，我喜欢读一些与教育有关的书籍，如《教诲漫记》《给教师的建议》等。近几年我在学校负责图书室管理，阅读范围也随之拓宽，既有文学作品也有哲学、生

物科学等方面的书籍。我越发体会到，所读之书，恰是年龄与心境的映照。

我读书时一般分略读和精读。打开一本书首先看下前言和目录，大体了解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。如果遇到比较喜欢的书就要精读，放慢速度，边读边思考。教育家徐特立曾说，不动笔墨不读书。读书时要留下读书的痕迹，对文中出现的好词佳句要圈点标画，还可以诵读品味。有疑问的地方打个问号，并深入思考。文中的精彩片段、读书感悟，可以摘抄，写读书笔记。如果读一部长篇小说，遇到作者描写的人物众多、情节繁杂的情况，为了防止忘记，我就会把小说里的人物和事件画成简图，以此来帮助自己理清脉络。每读完一本书都要掩卷沉思：这本书主要写了什么？怎么写的？我从中学到了什么？总之，读书要做到眼到、手到、口到、心到。

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我读书时一直保持写读书笔记的习惯，同时也坚持写日记。渐渐地，那些积累的文字让我萌生了与更多人分享的愿望。最近几年，我开始尝试向各地报刊投稿——如果我的文字能够触动读者，传递一份真善美，给社会增添些许正能量，尤其是能带动我的学生爱上阅读、乐于写作，那便是写作最美的意义。

得益于长期的阅读与练笔，近年来，我陆续在《人民政协报》《中国教师报》《山东教育报》《联合日报》《山东教育》以及“学习强国”等报刊与网络平台，发表各类文章累计三百多篇次。

这些小小的收获，归根结底都源自阅读。读书丰富了我的知识，开阔了我的视野，愉悦了我的身心，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丰盈。

# 树叶常青

叶艳霞

窗外的梧桐，最后几片叶子终究是挂不住了。风一来，它们便打着旋儿，不情愿地、慢悠悠地飘落，落在灰湿的水泥地上。不过三两天的工夫，树枝就秃了，干干净净地划向天空，像瘦硬的筋骨，让人看着有些心疼。世界一下子变得空旷而沉寂，风声成了唯一的独白。连阳光都显得稀薄，带着一股清冽的寒意。人坐在屋里，也仿佛被这寂寥浸染了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我缩回身子，无意间瞥见靠墙的那架书，正与窗外的秃枝“对望”。密密麻麻的书脊，高矮胖瘦，参差立着。忽然间，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跳了出来：书，不就是永不凋零的叶子么？

眼前参差立着的，便是一片不朽的森林。窗外的叶子，由绿变黄，终要归于泥土，是逃不掉的宿命。可这片森林，它们就在这里，安安稳稳地立着。年复一年，无论春夏多么喧闹，无论秋冬多么萧索，它们始终是这般模样。我随手抽出一本，纸页已经泛黄发脆，翻动时有轻轻声响，宛若干透的叶子相互摩擦的声音。可那上面的字，墨迹沉沉，一个个却仍是活的。它们安静地躺着，只等某一日，某一双眼睛的光扫过，便瞬间苏醒过来，讲述起几百年前的故事，或是万里之外的风景。

这片林子，四季常在。这一本是热热闹闹的市井繁华，读着它，仿佛能听见夏日的蝉鸣；那一本是清冷幽深的山水游记，字里行间漫着秋夜的凉意。你可以从一片炽热的“叶子”，瞬间走到一片宁静的“叶子”底下。这由不得外面

的天气，全凭你自己的心意。冷了，便往那热闹处靠靠；闷了，便去那幽深处走走。这一架书，便是一个自足的世界，风刮不进，雨打不着。

由这满架的“树叶”，想到窗外飘零的落叶，思绪便飘得远了些。树叶落了，化进了土里，等待下一场轮回。书里的这些“叶子”呢？它们飘不进土里，它们是直接落进人的心里去的。古往今来，多少人的悲喜、智慧、痴念，都凝在这些薄薄的纸页里了。

经此一番思索，先前的些许怅惘便消散了。窗外的秃枝，是自然的规律，我们须得尊重。但屋内这片常青的林子，却是精神的依托，值得我们暗自欣喜。

夜色渐渐浓了，我拧亮了桌上的台灯。一团温暖的光，正好笼住我摊开的书页，如同给这片“叶子”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余晖。外面的风似乎大了一些，隐约能听见呼啸声。但那都已与我不相干了。我低下头，侧耳倾听，那百年前的一声叹息，清晰地穿过纸页，落入了此刻的寂静里。

# 寄怀二首

唐恒源

## 咏菊

霜侵旷野百花残，独抱清芬引客观。  
金蕊凝香篱畔漫，黄华缀架日中欢。  
曾随靖节传风雅，亦伴东坡度岁寒。  
莫道秋深无逸趣，一枝摇曳动波澜。

## 观雪

晨起推窗无彩霞，琼英漫舞覆千家。  
初疑天女散冰屑，旋似仙娥剪玉花。  
路隐寒郊迷远近，枝凝素色弄横斜。  
何须更觅桃源境，此际风光分外嘉。

连载④

# 布衣诗人谢榛

武俊岭

第五天的时候，谢榛正在读高适的诗歌，李攀龙走了进来，说，带上几本诗集，去给陆知县送行吧。

陆知县，我认识吗？

你见过他一面的。陆光祖，字与绳。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

知道他这次往哪里任知县吗？

哪里？

河南浚县。

啊！谢榛大喜，说，这样，卢楠的冤狱不就快昭雪了吗？

所以我们要好好地为他饯行一下。有一点，他酒量不行，不爱开玩笑。这样，我们就得少喝酒，多说话，还得正儿八经地说话。

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

淮扬酒馆。谢榛、李攀龙、王世贞、李孔阳四人，为陆光祖饯行。

这位浙江平湖人氏，长得白皙俊秀，风神似好女。正如李攀龙所说，他不苟言笑，出语谨慎。

谢榛把自己的三本诗集、卢楠赋作、

卢楠申诉及王隆证词递给陆光祖。陆光祖说，我只要你的诗集，其他都有了。

陆光祖接过谢榛诗集，认真地翻看。其他人，静静地看着他，不说什么。一时，气氛有点压抑。大家能够听到时光的飞逝。看了好一会儿，陆光祖一拍桌子，说，谢先生的诗，不错！

攀龙对谢榛说，与绳偶尔也写一写诗。

谢榛说，前年第一次见陆知县时，听他背过一首诗。

叫我与绳！兄弟之间，不用客气。

王世贞说，既然不必客气，那就随便喝酒吧。谁能喝谁多喝。我与与绳水平差不多，由我陪他就行了。于鳞，你陪茂秦、子朱。

攀龙说，没问题！谢榛、攀龙、孔阳用大杯，世贞、光祖用小杯，五个人慢慢地喝起来。

喝到一个时机，谢榛站起来，对陆光祖说，与绳，你前去浚县任职，我祝贺你！敬你一杯，我喝净，你随意。

陆光祖看看自己的酒杯，有点不好意思地喝下。

谢榛说，与绳，卢楠之事，还望费心。监狱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

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！陆光祖说。

谢榛还想再说什么，陆光祖摆手阻止了，说，茂秦兄不用多说。我敬你酒！

二人喝干。陆光祖说，浚县离安阳不远，茂秦兄家里有什么事吗？

谢榛说，没有，五个孩子都大了。

你在京师，住了几年了？

三年了。

也不容易。

习惯了。

攀龙见气氛不算活跃，便逗李孔阳，说，子朱，你培养了尚武这个将才，是件大好事、大喜事，你我加上茂秦，得喝三大杯！

谢榛、李孔阳听了，立马同意。于是，三人连干三杯。在三人举杯喝酒的同时，王世贞用小杯与陆光祖喝了一杯。

攀龙见陆光祖一直平静如水，便知

道性情如此，不能勉强。于是，便不再劝大家喝酒。李攀龙让大家品尝淮扬菜品。对此，陆光祖稍稍来了兴趣。这样，整个酒场才渐渐活泛起来。

席散，陆光祖因为喝了点酒，热情上来，拉着谢榛的手，说，请茂秦兄不要心急，弟弟我到了浚县，头一件事便是料理卢楠的案子。

谢榛说，此事仰仗与绳老弟了！

送走陆光祖之后，谢榛全身心写诗。他写得越来越精了，以前三两天写一首，现在则十天半月写一首。他与李攀龙、王世贞一起，经常切磋诗艺。即便是喝酒，三个人也不尽情地喝了，而是喝到中途便开始讨论作诗之法。李攀龙、王世贞二人，都把公事之余的时间利用起来，埋头写诗。

日子平静地往下过。这年的十月里，朝廷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：锦衣卫经历沈炼因为上言弹劾严嵩，被投入锦衣卫监狱。

(未完待续)